

英汉礼貌现象比较研究

赖丽梅

天津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天津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5日

摘要

本文从语用学视角出发, 整合利奇的礼貌原则、布朗与莱文森的面子理论、斯宾塞-奥蒂的关系管理模型以及称呼语研究, 对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礼貌现象进行了比较。通过对真实语料进行定性分析, 本研究识别出普遍模式和文化特定实现方式。研究发现: 英语礼貌侧重于消极面子和个人自主, 而汉语礼貌则优先考虑积极面子、群体认同和社会等级。主要差异体现在称呼语、回应恭维、请求策略和面子威胁管理方面。本文讨论了这些差异对跨文化交际和二语语用能力培养的启示。

关键词

礼貌, 面子理论, 礼貌原则, 关系管理, 跨文化语用学, 英汉对比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litenes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Limei Lai

School of Humanities, Tiangong University, Tianjin

Received: June 18, 2026; accepted: July 23,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integrating the Politeness Principle (Leech), Face Theory (Brown & Levinson), the Rapport Management Model (Spencer-Oatey), and address-form studies.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uthentic linguistic data, the study identifies both universal patterns and culture-specific realizations. Findings show that English politeness emphasizes negative face and individual autonomy, while Chinese politeness prioritizes positive face, group identity and social hierarchy. Major differences emerge in address terms, responses to compliments, request strategies, and face-threat management. The study

discusses implications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L2 pragmatic competence.

Keywords

Politeness, Face Theory, Politeness Principle, Rapport Management, Cross-Cultural Pragmatics, English-Chinese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礼貌是人类交际的普遍特征，但其语言实现形式和社会解读在不同文化中差异显著。作为语用学的核心议题，礼貌已通过多种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得到系统阐释，如利奇的礼貌原则(PP)、布朗与莱文森的面子理论(FT)以及斯宾塞-奥蒂的关系管理模型(RMM)。这些理论虽主要形成于英语语用学研究传统，但已被广泛应用于汉语等非英语语言的研究，并揭示出诸多趋同与分歧[1]-[3]。

研究礼貌的重要性不仅限于语言描述本身，它对于理解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乃至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都至关重要。在日常互动中，礼貌行为促进合作、减少冲突，并标识社会身份。反之，不恰当地使用礼貌策略可能导致误解、冒犯或沟通中断，尤其是当交际双方遵循不同的文化规范时。

将英语语境中形成的理论框架直接套用于汉语语境并非一帆风顺。顾曰国[4]等学者指出，汉语礼貌深受本土社会规范及“礼”这一文化观念的影响，强调角色义务与群体和谐的维护。何自然和冉永平[5]以及陈新仁[6]的语用学论著也系统梳理了汉语礼貌的特殊性。汉语的面子概念——面子(社会地位)和脸(道德品格)——承载着传统的积极/消极面子二分法未能完全涵盖的道德与人际维度。因此，跨文化礼貌研究日益呼吁纳入主位视角的更具包容性的模型。关系管理模型[3]因其超越传统面子二分法的更广范围，在跨文化比较中尤为有用。

英汉对比尤为富有启发性，因为它反映了根本性的文化取向差异：英语文化倾向于重视个体自主和不强加(消极面子)，注重平等互动；而汉语文化则更强调社群联结、关系和谐与层级敏感性(积极面子)。这些取向不仅塑造了礼貌的语言形式，也塑造了潜在的语用策略和社会期望。

1.2.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三个问题：(1) 英汉两种语言中礼貌策略分别如何操作化？(2) 在称呼形式、面子管理和关系取向方面有哪些主要异同？(3) 这些差异对跨文化交际和语言教学有何启示？

1.3. 研究目标

主要目标为：(1) 综合多种语用理论的洞见，系统比较礼貌现象；(2) 识别文化特定模式；(3) 从深层文化价值视角解释这些差异；(4) 讨论对语言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的实践启示。

1.4. 论文结构

本文结构如下：第2节回顾主要理论框架；第3节描述方法；第4至7节分别比较称呼形式、面子威胁行为、礼貌原则和关系管理；第8节讨论发现与启示；第9节为结论。

2. 文献综述

2.1. 利奇的礼貌原则

“礼貌远非‘有礼貌’这种表面现象，它是连接合作原则与如何将意义与语力相联系这一问题的关键缺失环节。” [1]

利奇提出礼貌原则作为格赖斯合作原则的补充，用以解释说话人为何经常选择间接表达。礼貌原则包含六条准则：策略、慷慨、赞誉、谦虚、一致和同情。每条准则有两个次则，其中第一条(如“最小化他人代价”)通常比第二条更具约束力。利奇[7]后来将其重新表述为礼貌的宏大策略：“为表示礼貌，说话人表达或暗示那些对他人(他者)赋予高价值、或对自己赋予低价值的意义。”这一普遍原则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具体实现，取决于各准则的相对权重。

值得注意的是，经典原则模式在后来的研究中受到了挑战。Watts [8]等学者从社会规范视角出发，指出礼貌不应被简化为策略性计算，而应视为特定言语社群中成员对言语行为的社会评价与协商结果。这一视角提示我们，英汉礼貌差异不仅体现为准侧权重的不同，更折射出双方对“得体”行为的社会期待差异。

2.2. 布朗与莱文森的面子理论

“一般而言，人们在互动中合作(并假定彼此合作)以维护面子，这种合作基于面子的相互脆弱性。” [2]

布朗与莱文森将面子定义为每个社会成员希望为自己争取的公众自我形象。他们区分了消极面子(不受强加的自由)和积极面子(被欣赏的愿望)。面子威胁行为(FTA)具有风险性，说话人根据 FTA 的权重选择策略——从毫不掩饰的直接表达到间接暗示——该权重通过社会距离(D)、权势(P)和强加等级(R)计算。该理论影响深远，但也因其西方偏见而受到批评，尤其是在汉语中“面子”和“脸”的概念涉及积极/消极二分法未能完全涵盖的道德和社会维度。

2.3. 斯宾塞 - 奥蒂的关系管理模型

“人们在互动时会动态判断他们的关系是否得到提升、维持或损害。这些判断(有意识或非意识地)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三个关键关系基础及其相互关系的评估：行为期望、面子敏感性和互动意愿。” [3]

斯宾塞 - 奥蒂(2000) [3]通过纳入社交权利(公平权利和交往权利)和互动目标，拓展了礼貌的研究范围。关系可能受到威胁面子、威胁权利或威胁目标的行为的损害。该模型确定了五个管理域(言外行为域、话语域、参与域、风格域和非言语域)和四种关系取向(提升、维持、忽视、挑战)。陈新仁[9]进一步修改了该模型，添加了情感作为基础，并区分了管理与损害，使其更适用于跨文化分析。随后，陈新仁[10]又从本土语用视角对该模型进行了补充，强调关系管理中的动态协商特征。

2.4. 汉语礼貌与称呼

顾曰国[4]提出了汉语特有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和求同准则。他强调汉语礼貌受儒家“礼”的塑造，强调社会等级和角色义务。汉语称呼系统尤为丰富，广泛使用亲属称谓泛化(如对非亲属称“叔叔”)和职业头衔(如“老师”)，反映了伪亲属团结和地位认同的文化偏好——这些做法在英语中较少见。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整合语用学方法[11]，结合一阶(参与者)和二阶(分析者)视角。为增强研究的可复核性，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英汉两种语言中自然发生的口语及书面互动，语料选取遵循以下标准：(a) 时间范

围为近十年(2016~2026 年); (b) 涵盖多元场景, 包括日常面对面对话、影视作品中的自然对白(含情景喜剧及纪实节目)、服务行业现场窗口录音、社交媒体公开评论以及公共标识语; (c) 兼顾不同社会距离(亲疏远近)和权势关系(平等互动与层级差异)的组合。分析过程包括识别、分类、比较和文化地阐释礼貌策略、称呼形式和关系管理实践。重点在于定性比较, 从各场景中选取代表性例子以凸显反复出现的模式。

为清晰呈现上述定性分析所依据的核心语用维度, 本研究将所收集语料中的典型对比项目按语用功能进行分类汇总。表 1 从称呼形式、面子威胁行为、礼貌原则权重及关系管理域等层面, 列举了 8 个具有代表性的英汉对比示例。各示例均源自自然语料, 用以反映两种语言在相应语用范畴中的常规实现方式(见表 1)。

Table 1. Summary of typical contrastive examples of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English and Chinese
表 1. 英汉礼貌现象典型对比示例汇总

编号	英语示例	汉语示例	语用维度	对应章节
1	“Sir”/“Madam”/“Mr. Smith”	叔叔(shūshu)、阿姨(āyí)、老师(lǎoshī)	称呼形式/亲属称谓泛化[12]	4.1
2	“Professor”/“Doctor” (限于正式场合)	局长(júzhǎng)、处长(chùzhǎng)	职业头衔作称呼语[4]	4.1
3	“Thank you” (接受恭维)	哪里哪里(nǎlǐ nǎlǐ)、我做得还不够	恭维回应策略[1] [7]	5.2
4	“Could you pass the salt?”	您能把盐递给我吗? (Nín néng bǎ yán dì gěi wǒ ma?)	请求/常规间接策略[2]	5.1
5	“It’s noisy here.” (暗示关窗)	天冷了(Tiān lěng le) (暗示该离开了)	非公开策略/隐含暗示[11]	5.3
6	“I see your point, but...”/“Perhaps” (弱化分歧)	您说得有道理, 不过…… (Nín shuō de yǒu dào lǐ, búguò...)	一致准则/分歧缓和[7]	6.1
7	“Have you eaten?” (作为问候)	吃了吗? (Chī le ma?)	交往权利/话语域管理[3]	7.2
8	“Would you mind if I ask you a big favor?”	我想麻烦您一件事…… (Wǒ xiǎng máfan nín yī jiàn shì...)	请求/准备序列[9]	7.3

来源: 根据本研究收集的自然语料整理。

4. 称呼形式与社会指示

4.1. 亲属称谓与职业称呼

汉语使用的亲属称谓比英语广泛得多, 而且关键的是, 这些称谓常常泛化用于称呼非亲属[12]。像“爷爷”“阿姨”“哥哥”等词用于陌生人、邻居或熟人, 以传达温暖和团结。在英语中, 亲属称谓基本限于家庭成员; 非亲属称呼依赖名字、头衔(Mr./Ms./Dr.)或通用形式如“sir”/“madam”。这种对比反映了汉语倾向于以家庭角色为模型构建社会关系, 符合顾曰国[4]的称呼准则。

职业和政府头衔在汉语中(局长、老师、导师)也比英语(仅“Professor”、“Doctor”、“Officer”)更为普遍。在汉语中恰当使用头衔表示对角色义务的尊重并确认互动中的相对地位, 而英语母语者通常避免在正式场合之外使用职业称呼, 倾向于平等地使用名字。

4.2. 敬语与自谦

汉语保留了丰富的敬语和自谦形式: “鄙人”(谦称“我”)、“拙作”(谦称“我的作品”)、“贵—”形式用于指称听话人的所有物。这些形式编码了敬意并降低说话人的面子。现代英语基本失去了语法化的敬语, 而依赖间接表达、模糊限制语和常规礼貌标记(如“please”、“if you don’t mind”)。英语中缺少这些形式并不表示不礼貌; 相反, 礼貌通过不同的语言手段表达, 通常朝向消极面子。

5. 面子威胁行为与策略

5.1. 积极面子与消极面子取向

在英语文化中, 消极面子(自主、不强加)在诸如请求等 FTA 中得到首要关注。常规间接表达(“Could you...?”, “Would you mind...?”)是默认选择, 以最小化对听话人自由的威胁。相比之下, 汉语文化似乎更重视积极面子——即被欣赏、被包容和被认同为群体成员的愿望。这体现在频繁地关于个人福祉的礼貌询问(“吃了吗?”)、详尽的邀请-拒绝序列, 以及使用亲属称谓营造内群体团结。

然而, 正如利奇[7]所指出的, 这并非简单的二分; 两种文化都关注两种面子类型, 但相对权重不同。在汉语中, 维护听话人的积极面子往往优先于对强加的顾虑, 导致在请求之前出现更详尽和间接的准备序列。

5.2. 回应恭维

恭维回应是经典的对比点。在英语中, 首选的回应是接受恭维并表示感激(“Thank you”)或谦逊地转移(“It was nothing”), 但仍承认优点——遵循一致准则和积极礼貌。在汉语中, 规范回应是拒绝或淡化恭维(“哪里哪里”、“我做得还远远不够”), 以显示谦逊并尊重听话人的判断。这一模式符合谦虚准则和顾曰国[4]的贬己尊人准则, 接受表扬会被视为傲慢, 并对说话人自身的积极面子构成威胁。

5.3. 非公开策略

两种语言都使用非公开策略——隐晦暗示, 使说话人能避免直接责任。英语例子包括陈述一般原则(“It’s noisy here” for “close the window”)或使用修辞问句。汉语的非公开策略常利用共享文化知识, 如访问时“天冷了”暗示该离开了。这些策略要求听话人推断说话人意图, 这一过程是格赖斯语用学和关联理论的核心, 在两种文化中同样常见, 但具体触发条件不同。

6. 英汉礼貌原则

6.1. 准则权重

利奇的六条准则具有普遍适用性, 但它们的约束力因文化而异。在英语中, 策略准则(“最小化他人代价”)和一致准则(“最小化分歧”)尤其有影响力, 反映了对个人自主和社会共识的文化重视。英语使用者会缓和分歧、使用软化语(“perhaps”, “I see your point”)并避免直接对抗。汉语礼貌更看重谦虚准则(“最小化对自我的表扬”)和同情准则(“最大化对他人的同情”), 体现在恭维拒绝和对他人福祉的详尽关切表达中。

6.2. 冲突与取舍

准则之间的冲突以不同方式解决。在英语中, 回应恭维涉及一致(接受)与谦虚(否认)之间的冲突。英语母语者通常优先考虑一致, 通过接受来维持团结。在汉语中, 同一冲突以有利于谦虚的方式解决, 拒绝恭维以示谦逊。这并不意味着汉语母语者不那么同意; 相反, 他们对“同意”有不同的解读——通过拒绝, 他们表达了对听话人良好判断力的认同, 同时履行了自己谦逊的角色义务。

6.3. 礼貌的宏大策略

利奇的 Grand Strategy of Politeness——重视他者甚于自我——对两种语言都成立。但“重视”有不同的解读: 在英语中, 意味着尊重他者的自主(消极面子); 在汉语中, 意味着认可他者的地位并将其纳入内群体(积极面子)。因此, 同一潜在原则产生了不同的表面行为, 由关于自我与他者的文化定义所塑造。

7. 关系管理

7.1. 关系基础

斯宾塞-奥蒂的三个基础——面子、社交权利(公平和交往)和互动目标——具有跨文化相关性,但其显著性各异。公平权利(公平对待、利益/成本平衡)在英语中更为突出,强加被仔细计算和避免。汉语文化在等级关系中容忍更大的不平等,但交往权利(社会参与、亲近)被赋予更高价值,这解释了个人问题与与非亲属使用亲属称谓的普遍性。

7.2. 管理域

在言外行为域中,汉语的请求和拒绝比英语更详尽,有更多准备序列和理由给予序列,反映了对强加和社会距离更高的敏感性。在话语域中,汉语对话常包含个人询问(“吃了吗?”),这些在英语中可能被视为冒昧,表明交往权利的不同规范。在参与域和风格域中,汉语母语者在等级性互动中使用更多敬语和正式称呼,而英语依赖常规间接表达。

7.3. 关系取向

两种文化都表现出所有四种取向(提升、维持、忽视、挑战),但频率不同。英语倾向于通过不强加来维持;汉语倾向于通过包容和给面子来提升。这些取向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在互动中动态协商,取决于语境、关系和个人风格。

8. 讨论与启示

8.1. 发现总结

比较分析揭示,虽然礼貌服务于维护社会和谐这一普遍功能,但其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语言和策略实现以系统方式分化。主要差异包括:(1) 汉语拥有更丰富和更泛化的称呼系统,反映关系和社会层级价值观;(2) 英语以消极面子为主要取向,汉语以积极面子为主;(3) 利奇准则的不同权重,英语偏好策略和一致,汉语偏好谦虚和同情;(4) 管理关系的不同方式,英语强调公平权利,汉语强调交往权利和面子敏感性。

这些差异根植于更深层的文化价值观——英语语境中突出的个体自主与平等互动取向,以及汉语社会中显著的社群联结与层级敏感性。然而,本研究也证实核心语用原则(格赖斯合作、关联、尊重面子)是普遍的;变化的只是其文化特定实现方式。

8.2. 理论启示

研究结果支持整合语用学方法[11],即结合一阶参与者视角与二阶理论分析。同时,研究也凸显了经典理论在解释非英语语料时的局限性——它们对理性计算和策略选择的过度强调,容易忽略礼貌作为社会评价的动态性和情境嵌入性。引入 Watts [8]等学者倡导的社会规范视角,有助于将英汉礼貌差异重新理解为不同言语社群对“适当行为”的不同协商结果,而非仅仅是策略偏好的差异。关系管理模型[3]及其本土化修订版本[9] [10]因其超越传统面子二分法的更广范围,在跨文化比较中尤为有用,因为它容纳了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至关重要的社交权利和互动目标。

8.3. 实践启示

对于二语教学和学习,这些差异有直接影响。汉语英语学习者需要认识消极面子和直接性的重要性,避免过度个人化的请求或不当使用亲属称谓。英语汉语学习者需要重视积极面子、等级和间接性,并掌

握恰当的称呼形式和恭维回应模式。跨文化交际培训应提高对这些差异的认识,以防止误解——例如,将汉语恭维拒绝解读为不真诚,或将英语恭维接受解读为不谦虚。

在翻译中,礼貌特征必须适应目标文化规范。译者需要调整称呼形式、间接程度和面子策略,以实现等效的语用效果。否则可能导致粗鲁或做作的印象。

8.4. 局限与未来研究

本研究为定性研究,基于从自然互动中提取的示例性例子。虽然这种方法提供了丰富的语境洞见,但限制了发现的可推广性。未来研究可采用基于语料库的定量方法,系统考察不同体裁、言语行为和情境语境中礼貌策略的频率和分布。此外,个体差异——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背景——对礼貌选择的影响值得进一步调查。涉及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如日语、韩语,甚至欧洲语言如法语或德语,将大大丰富我们对东西方礼貌连续体的理解,并帮助区分普遍模式与文化特定惯例。此外,纵向或实验设计可以捕捉礼貌在实时互动中的涌现和协商性质,提供更动态的视角。

9. 结论

本文通过利奇的礼貌原则、布朗与莱文森的面子理论、斯宾塞-奥蒂的关系管理模型以及称呼语研究等视角,比较了英汉两种语言中的礼貌现象。分析表明,虽然两种语言都追求维护人际和谐这一基本目标,但它们通过由文化价值观塑造的不同策略来实现这一目标。英语礼貌的特征是强烈的消极面子取向、个体自主和不强加,通过常规间接表达、尊重公平权利以及偏好策略和一致准则来体现。汉语礼貌强调积极面子、群体包容和社会层级敏感性,通过亲属称谓泛化、自谦以及偏好谦虚和同情准则来体现。

这些差异并非随意,而是反映了深层的文化取向——个体自主与社群和谐、平等倾向与层级敏感性之间的不同侧重。认识这些模式对于成功地跨文化交际和发展二语语用能力至关重要。随着全球互动的增加,理解和适应不同礼貌惯例的能力变得愈加宝贵。未来研究应继续探索礼貌的动态性、情境性和涌现性,为更具文化包容性的语用理论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1]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gman.
- [2] Brown, P. and Levinson, S.C. (1987)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3] Spencer-Oatey, H. (2000) Rapport Managem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Spencer-Oatey, H., Ed., *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 Continuum, 11-46.
- [4] Gu, Y.G. (1990)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14**, 237-257. [https://doi.org/10.1016/0378-2166\(90\)90082-o](https://doi.org/10.1016/0378-2166(90)90082-o)
- [5] 何自然, 冉永平. 语用学概论(修订本)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 [6] 陈新仁. 汉语语用学教程[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7.
- [7] Leech, G. (2005) Politeness: 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6**, 3-31.
- [8] Watts, R.J. (2003) *Polite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615184>
- [9] 陈新仁. 言语交际者关系管理模式新拟[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8(3): 5-12.
- [10] Chen, X.R. (2019) "Family-Culture" and Chinese Politeness: An Emancipatory Pragmatic Account. *Acta Linguistica Academica*, **66**, 251-270. <https://doi.org/10.1556/2062.2019.66.2.6>
- [11] Culpeper, J. and Haugh, M. (2014). *Pragma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Palgrave Macmillan.
- [12] Ren, J. and Chen, X. (2019) Kinship Term Generalization as a Cultural Pragmatic Strategy among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Pragmatics and Society*, **10**, 613-638. <https://doi.org/10.1075/ps.18009.ren>